尤菴集 十六

書

宜莫上恐有脫誤

尤菴先生文集卷四十三

書

與金延之 壽增 己丑九月

夜來侍奉珎衛鄙文字見留政院南歸似遲一兩時悶悶昨日非時之諭忽卒未及商論恨恨嘗聞晦菴夫子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又以爲鳴金鼓曜戈甲以逐虎不如乘其方睡而刺之今旣撼而攪之又緩步徐趍以當其虓怒決裂之勢宜莫如晦菴而豈爲此太嚴太猛之論以誤後學哉此於鄙意有不釋然者故復敢以此爲獻焉幸於趍庭之暇以此遞稟如何吾儕今日上而祖述晦菴下而庇依二老者門屏

可俟百世而伸而復伸伸矣成敗利鈍其暇計哉惟吾友明此義理凡出入門墻者視可者而以此諭譬欵則世道其庶幾乎言不能悉只希神會

又 庚寅元月

數夜來侍履如何生尚此遲滯跼蹐度日苦事苦事老先生去就不可不速决盖老先生再入無他爲世道也旣不可爲則復尋遂初豈非進退之成法乎若其兆足以行則亦何可果哉區區之衷不勝憂慮敢復云云伏望禀示如何

又 壬辰七月

時烈白邦國無祿世道不幸老先生遽爾捐舘承訃

痛哭不知所言未知別有疾病耶抑脩然觀化如得
安寢也虎逝龍亡斯世如何山頹梁壞後生疇依爲
天下慟而哭吾私者實鰥子之心事也聞訃之日卽
與數三知舊走位哭如禮卽修香茶之禮欲望哭拜
遂而貧家乏人未遂此情日夕西向祗自長慟伏惟
孝心純至哀慟摧裂何可勝任大令鑒孝履亦能支
勝否區區下誠無任憂戀四方於子乎觀禮而仍覓
疵類不無其憂伏想僉賢深愛强志克盡情文以對
近遠之瞻聽矣時烈病若少紓形迹少便則炙漬之
行早晩當成第未知此身留得幾時得遂此心否也
凡此情懷不識僉賢能諒之否驚慟之餘暫失沉綿

僅作此語不成倫伏惟商察

又 癸卯十月

昔年愴惶塞竇京邸雖知隸人歸自石湖不敢相問
吾友亦以聖俞之介自格於六一之居歸來四五載
未嘗不耿耿於心也自去年冬爲十口計取食於西
湖雖云余樂牢騷寥落一似喜跫之逃不料此時岩
使遠至縷縷告語皆非賤陋所敢當者喜極而悚久
然後神定也老先生年譜何嘗一日忘懷只以比年
來一家喪戚幾乎式月悲苦奔忙之餘疾病仍之又
以章甫之懇猥勘石潭坡山事實師門遺稿又旨及
時梳洗者以此碎力孱孱未暇及他然不住繙閱共

可商量處已自執其咎矣倘得心力少健煩冗少省則亟當下工畢即呈禀也表文訂示極荷提牖之勤謹隨籤改納復有可教者不憚諄複也臥遊後序揩目疾讀不翅頭風之痊矣又知曾遊楓嶽極恨不得少遲相與徜徉於泉聲山色之中也此山須有杜韓手段始可着語令人雖甚愚不肎効徐凝也其時但欲記取所歷處逐日有録擬於閑時敷衍成文以爲遊神之資而亦未暇也早晩爲之並當呈至也第所謂臥遊録必欲一見以盡葫蘆倘蒙投示則所徵跋語亦當旁緣冒奉也後序依還安尚書傳果有斯人也耶南朝李侍郎始勸青城之行終死易衣之變君

子與人不追其徃可也盛貺清藥乾腊感領至意遠
書何能盡意只此

又 別紙 丙午五月

老先生年譜草知申仲季還以見投見方隨籤修動
矣其序所謂雖問云云出公羊傳序盖謂說者疑惑
其勢雖復致問不得不廣引又二創之隨云云亦出
公羊傳序盖謂背經任意反傳違戾爲一創援引他
經失其句讀爲一創鐸氏微書名出馬史十二諸侯
表○右數段在溫朝時被大學士問而未能子細奉
陳幸於同被日及之也

又 乙卯閏五月

曾爲人商量聚星簇而鄙意以爲三先生說不可不
系於贊下故次第排定而且係小跋矣其人以爲三
說甚犯時諱謝以不敢爲可見其人識量之陋而亦
可見今日之世道也曾承欲爲此事今已就緒否今
以與其人者奉呈延之如不畏今日之衡讓則幸勿
孤區區憂世之意而并書三說於贊下如何呵呵小
跋並或不棄則頭辭書尊姓名表德如何今日事不
可不深長思故有下別紙之呈幸并諒察無生一秦
如何

如今都是這一串說話若一向絕了又都無好人

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故一切容

忍不能極論 右皆朱子語

又 別紙

所詢朱子所謂一串說話者蓋當慶元士禍時知舊門人皆爲避禍之說而如勉齋攻斥其爲此說者故先生曉之曰今日議論都是如此若一一攻斥則無一好人也盖不欲勉齋之爲峻激之論也所謂不欲自相矛盾者先生之意以爲當此正論消亡之日知舊雖有小疵此亦可以含容以全交道不須於朋輩中自相矛盾以自弱也○今日儕輩中豈無不滿人意者然少輩攻之太深則非朱子調停導引不成人惡之意故如李之翼趙宗著旣入於彼中自以爲得

計己無如之何矣其餘若某某則姑無大段形跡正
不須排斥爲彼而驅之也
聚星簇諸說謹聞命矣跋語不敢直書尊諱生稱諱有漢時例矣不欲以遽辱於拙文之中矣今承勤教還深愧悚
○不欲入刻誠如來教但必欲廣傳於士友間者是
元初鄙意也其能多作生本耶○其盡門外與入坐
各作一段連爲一簇來意正好○見諭贊中所謂炯
然方寸秋月寒江非指吊竪而言蓋寔平心率物其
爭訟求正者曉譬曲直退無怨者其意象正如是爾
至於爽之濡迹則程子於遯卦小利貞之傳論王允
之事王允之事正與爽相近矣然是或一道而要非

聖人不枉道徇人之道故只以爽之自道之辭明之
而已大抵陳荀是當時賢者故於此以其所處之地
所存之心進而與之而其後說則斷以聖人之道而
不少假借其抑揚進退之義各有攸當矣

又 乙卯六月

北關時猶以隔嶺爲恨也今不翅千里之遠而又在
櫹棘中風聲烏語猶不得聞何望故人之音信哉伏
想吾友亦爲之悵然也聞彼牙愈磨此身存滅只呼
吸間事前日奉借物事是始死時所用幸亟投還俾
以中華禮服歸見我　孝廟也第地甚遠專指未易
是可慮耳聚星簇已成否如幸得見於未死之前則

甚快事也此等往復實犯時禁而第朱先生嘗言澹
菴在海上日與知舊往來酬唱無所不道而秦檜亦
不能盡捕而殺之盖自有天也此實平生所篤信者
故敢爾如是未知先生不欺我否○聚星簇分畫三
段此畫格之所忌然今是役也專欲以明贊序之意
必須如此然後按圖考文事實了然矣○將車字本
出詩經無將大車之文大車是平地任載之車則自
與御車不同矣御車駼乘則恐是一事以今朝得御
李君語揆之則可見矣○元方季方之互傳記如此
者多不足多辨也只據贊序似宜矣○此簇欲分士
友則須有等殺爲三本全寫序贊以至跋文是一本

此則所分吾兩家及其餘恐不出三四家也自序贊至三先生說爲一本只書序贊又一本此則隨其人而已矣但在執事範圍中也

恐如草藥煆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慶元黨禍時有人勸朱先生從時以避之者先生答之如此蓋草藥性毒不煆則殺人然煆之太過使之全失本性則又不得治病蓋先生之意以草藥之性比自己剛嚴以從時比煆煉以因從時而失其剛嚴不能任道救世比不能治病也故先生又嘗曰今爲避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

先生東湖之歎盖仲舉志事未遂然其以死殉國其義可尚故有取焉爾盖先生之自歎也身在出處之間旣不能爲孺子又不能爲仲舉而徒爲此飄飄耳故陳同甫贊先生曰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寫之雲臺捉不定可謂知先生者矣

又 別紙

問有人言先生自北南遷時到嶺東村舍有題詩句者其詩曰三傳市虎人皆信一掇裙蜂父亦疑世上功名同木鴈座中談笑愼桑龜其事頗異云云未知其然否

自北南遷也猝遇大雨走入襄陽匆緇村良人鄭立家其屋柱有詩果如來示而但上句則順書下句則倒書問于主人則曰前年五月有過客似常漢亦似兩班者書此而去云其筆朴野而頗熟矣桑龜出處曾見否外書東海人得一靈龜龜自言盡天下之木亦不能烹殺我矣有道人曰烹之以某處枯桑亦不死乎龜卽垂頭流涕云云今日坐中閑談笑者亦可以知戒矣然如我則已成涸魚雖燎之以毛而卽可糜爛矣何至必用桑乎其日卽閏五月廿七日也鄭立又言其人書此而去曰明年此日更來相訪云而尚不來也云大槩此事甚異而亦不須浪說也

又 乙卯十二月

十月廿五日三十日兩度惠書次第承拜極慰戀思猥託先狀拜受莊誦第有難承之懼耳極欲泚筆呈禀而賤疾遇寒增劇朝夕茶飯亦幾停廢當俟少間勉策衰朽爾別紙縷縷病裏奉玩不勝欣幸盖久矣此學之不講而至於此書則尤爲惡口之罵父蜉蝣之撼樹本不足損益而悠悠羣生被其脅驅馳驟勢成滔天則只使人隱憂浩嘆而已然有意外攘則莫先内修而恨無其人也今幸延之獨立不懼先以講明此事爲務異端不足距而邪說不足息此何等好消息大關捩也惟勉究大業以幸斯道千萬之望時

烈南遷以後益無外冗而因念此書其錄於節要者
則李先生既爲辨釋而其他則自　中朝以至偏邦
數百年間無有註解其疑晦處故新學後生尤無以
入頭而下手矣以故竊不自揆妄行劄錄將以質於
高明之前已至十三編而第事體甚大故常有僭汰
犯分之懼矣今承來示則不至吳楚稱王之大罪矣
私心喜幸蓋不可盡喻矣若得寫手易紙以爲淨本
則謹當呈稟耳俯詢諸說別幅報上餘伏枕倩草恕
諒如何○跋王荊公進鄭俠遺事愚嘗病世之論荊公
者不究其亡宋之罪在於進用小人而徒咎其變更
舊章此事先生既已辨之於兩諫議遺墨說矣今此

奏藁所說正與遺墨說所謂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
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爲失其正者相符而先生䟦
語似若惜其不能如其所言使募兵之費終病天下
則是先生大公至正不以人廢言之實亦可見矣況
其所稱紙尾三行語氣凌厲氣勢低昻尚有以見其
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者後生亦所當知故選中
不敢遺焉未知以爲如何○所上幄對欲與老先生
文字聯爲一書附驥之榮何以堪任第增惶懼而已
又 孝考初年有密納册子賤孫疇錫藏守草本謹
當從後録呈而其丁酉所上則草本覔之無得常以
爲恨矣今見楊山仲台書則其爲史官時有所録取

者云不勝欣幸之至近當請來審無訛誤然後並錄
上是計
又 別紙 丙辰元月
大義滅親一條仰認指意之所在程子之謫涪也謝
上蔡曰是行也邢恕及公孫之所爲也程子曰故人
情厚不敢疑族子至愚不足責朱子論小程子初年
嚴厲而晩年更濟以寬和此實晩年之寬和也夫公
孫之於程子其不善之狀未知其如何又未知戚屬
近遠之如何而邢恕則至曰程某斬作萬段無所恨
矣然而程子之言如此其忠厚此實盛德事也然其
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今都監來見程子才出見之便

請上轎程子略欲見叔母亦不許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贐金百星不受門人問先生臨行諸公贐行皆受邦直亦親戚何爲不受程子曰湜是時已與某不相知豈可受耶此處則雖親戚而見絶之嚴又如此恐難以一例斷定也今者執事所指者毋論其姦邪黨惡之罪而其必稱僞號以衊先德則恐其次於王敦而不可與程公孫李邦直同科也未知如何教之

又 別紙

大全傳寫之際不爲直改所疑而追書某當作某此實漢儒釋經之變例是雖小節亦傳疑重改之一端朱先生於大學親當作新備言之此見於或問中矣

王倫奉使無狀固所可罪而其往來虎口不憚危辱五年拘幽守節不屈又朱公狀所謂與粘罕邀說甚切者考宋史則實倫爲之也且倫之先公而歸者雖不若公之請留而以公奉送徽宗之文來獻使公忠赤暴於天下後世其與忌克媢善恐恐然惟懼人之有聞者相去遠矣則其於公狀無所貶議使其功罪不之相掩此筆法之當然也且朱先生於秦檜極意誅責而時稱秦丞相檜則其與奪操縱自亦有權度矣

朱先生於楚騷其所感者深矣其集註之成正在遇遯焚藁之後其旨意備見於序文中矣故楊楫之跋

云慶元乙卯楫侍先生于考亭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于永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忽一日出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某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學者首以大學語孟中庸四書次而六經次而史傳至於秦漢以後詞章特餘論及之耳乃獨爲楚辭解釋其義何也然先生終不言某輩亦不敢請焉朱門人評之曰楫之言婉而深然則朱子之拳拳於楚騷者可以備見矣惟其早年好之者則只取其文詞而已故常自言於舊時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一日忽自思曰我只有一介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今此與東萊書者正同一意思也然則初年

之取文辭而即去之與晚年之有所感而發揮者並行而不相悖也況先生嘗病東萊好文詞而於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其於此相警之意又可見矣

聚星圖終至有成此爲有補於世教者深矣甚幸甚幸蒙賜投示感幸尤不可量也其星篆之用別體者尤爲古雅每寓目別生一色爾

又 丁巳二月

前月廿四日書纔得承拜而李同甫便中又奉以前所遺手札洎別紙數幅屢日披玩不能去手歐公所謂墨渝紙弊者猶爲歇後語也前後妄說只以俯詢之勤不敢自閉率意陳聞覬或因此以承提牖矣每

蒙印可而終無斤訂之教令人慙悚而已武侯眞像當於後便完璧也所諭異姓九寸云云是叔姪行故不可議親之意耶若然則有不然者盖叔姪云云因史論堯舜事而發也其意葢曰堯舜同出於黃帝堯豈可以二女嫁於五從姪而安於同姓之無别乎其主意在於同姓之無别而已非謂叔姪則不可而兄弟則可也况異姓則其本又自不同寧有叔姪兄弟之可問也前來别紙當於同甫便回報稟也

又 丁巳二月

前月十二日書與廿四日所遣次第承拜屢日詳玩頓忘沉痾所在也尹君歸略有奉答想未及登徹矣

鏡浦之計何故差池今日物外好事亦不輸着我輩造物可謂多戲矣陶山語録謹此呈納蜜冊雖已淨寫而未及校訛李君便遽來索答又未附呈當俟日後之的便耳碣文刪改苟如來諭則楊燕奇碑文不得爲全篇此等竊恐付之公言似可故不敢聞命耳瘴雨浸淫賤疾甚苦凡所酬報倩筆草率慨嘆且悚總希恕諒

別紙

首一條俯詢當讀何書愚蒙之見何敢與議然竊嘗見朱先生說敬之一字而曰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盡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

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大謂大學小謂小學況所謂小學者實我文正老先生終身服習之書而朱先生嘗曰修身大法小學書備矣然其所載灑掃應對之節豈老人之事哉故朱先生之訓以大學爲主而曰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賓主輕重之序又可知矣鄙意如此未知是否

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義者此實程子語而深論引之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此中大全劄記既已强半故竊欲奉稟左右而未得寫手久未果焉今者始得其人若了數冊則當旋旋奉呈以請教也第以未得的便爲慮耳所詢凡例則一如退翁記疑而皆是

禀質之意亦非盡用退翁之例矣
節要中緊要處傍圈之語好處傍點之此例古人亦
有行之者第未見以此加之於經傳者矣李先生之
於節要未免如此者恐是爲人之意而金先生以爲
未安者此如評論考訂者然故耳竊恐是並行而不
悖者也然以謹嚴之意言之則金先生之說似爲寡
過矣
大全中人物姓名爵謚字號之可考者退溪先生旣
已備載於節要中矣其所不載者想是當時無所考
而然也且當時書册畢具門人甚多而猶不能攷出
則今恐未易塡補且非大義所繫則何必如此切切

費力也
大全中所論易象樂律初不知源頭而遽欲窮索則雖窮年没世徒費精力而已欲知此二者須先讀先生所編易學啓蒙及蔡西山所編律曆新書然後其在於大全中者可知矣盖易象本於河圖而兩兩倍去樂律本於洛書而三三推去其要領甚約而不紊矣苟得其要領則朱先生所謂如破竹眞可笑者實可驗矣
語類之精要已在於經書小註及續近思録性理大全等書今不須更爲删節惟其重複者並存故汗漫浩穰使人有望洋之嘆又雖以類分編而其中極有

不以類相從者如論易咸卦貞吉悔亡之爻而轉說
李文靖爲相事又轉及李文穆又轉說胡文定所論
元祐說又轉說明道欲用元豐人事因又轉說溫公
留章惇事又及張良勸高祖擊項羽事又及本朝國
忌拈香歸來見宰相事又及陳衛公湯思退爲相事
又及以秦檜爲有相業有精神事又再及溫公作相
事末又及舜有大功事此何皆關於貞吉悔亡之事
乎不過因語次而輾轉說去耳如此之類並欲移動
各以其類相從又祛其重複以便觀覽而只是旣無
事力又無寫手訖不能理會今蒙諭及一倍浩歎耳
出處進退下聖人一等則無不謹𢡖以孔門言之傳

道者二大賢皆處而不出閔子騫則有汶上之辭至於程朱則世無孔子故不得不以世道自任而出爲世用然難進易退之節則炳如日星矣然則何嘗有不出而爲君子之病乎今世之林林叢叢者雖不可以一例律之渠之必以卑下自處者則誠是可哀可愍也昏朝之登籍者雖不見貶於　攷紀之日然視其終始自守者則來教所謂當輸一着者眞確論也天下道理有第一義有第二義其就第二義者不可與下層者同科然其失於第一義則均矣故佐郎權丈得己訓子書曰凡事必求是無落第二義愚每誦斯言而擊節興起也

士君子進爲於時則與士友相從於城闕固其宜也不然則窮居靜便讀書省躬其理當然雖以閑漫人事言之朱先生嘗曰鄉里雖窮寂却無閑是非是可樂也今苟處京第將不免人事往還則却妨於看書工夫又酬酢之際雖以吾友之深厚難保其必無悔吝百爾思之未見或說之得宜也

朱先生以世道自任以爲一言不備則一理不明一辭有晦則一事有闕故雖窮居在下擯斥處困而其酬酢商量策勵誚責無所不至然於其親疎賢否之間亦不無淺深輕重所以權衡稱停之者此則非道全德備義精仁熟不能也先生之所自處者旣如此

而又以遇禍變而縮頭喪氣不敢與朋友說話者爲深耻今日士友於先生之所自處則雖不敢望而其所以深耻者則亦可以知戒矣然亦不可妄論人過惡以自取禍也彼改頭換面吮癰舐痔者又何足掛齒牙間也人亦有許多般昔蔡西山之編管也詹元善實貴調護使先生得以相見於淨安皆其力也旣而便自引去被先生富貴氣象之責此等人情不可究悉今日亦見有此等人不可不知也

又 丁巳十月

金君復元遠來相訪仍承前月初三日惠書與別紙數幅殆千餘言病中奉玩殆不覺痛楚之去身也中間所上諸般冊子慮其沉滯或落他眼也承一一登徹甚慰甚慰前書所禀果是三冊之一也大全問目

猥煩朗州移録早晩轉納幸蒙訂示則何幸何幸朗州修潤極有所發明其惠後人深矣曾答其書以爲使執事坐在廊廟則不敢以此事仰煩此殆天意也此實一得之語也聚星帖不但畫格之精神貫穿該實無有遺憾然猶有所補者别紙求教幸於後便回示如何時烈自月初痔漏忽作苦惱日極從此摧殘此等往復亦當係戀於地中耳

别紙

節要第十三卷中所抄學者問云云並其五條而言也此五條極其節要故當時奉稟矣此中問目之修未及半功矣至於書類則有言嘗並編退溪記疑而

其所遺漏者追録爲問目然後可爲完書此言似是故從之耳其於記疑未安處不免有所論辨其犯不韙之罪大矣從當呈稟以俟去取也

大學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則前有格致誠正工夫後有齊治平事業此二字所包括如此其大而朱先生旣編小學而曰修身大法備矣然則其於學者至切而甚大者寧有加於此書哉宜乎老先生一生踐履都在此書而又以訓於後人也今執事又以朱先生書牘中所訓娩之誠可謂知言矣先生門人稱先生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惟先生一人云書牘所訓無非博文約禮之

事而大規模嚴心法皆在其中學者誠能先從事於
小學以立其本而兼讀此書條暢而涵濡之則其於
聖學門庭次序殆庶幾矣嘗記昔年愼齋金先生聞
同春有某事以書規之曰君讀小學未熟耶此可見
諸老先生拳拳於此一書者如是矣今因執事並論
兩書而有所獻焉
宣廟朝有韓嶠字士昂者栗谷先生門人也嘗以爲
小學書中無朱子言行遂抄節於大全語類及門人
叙述諸書依小學篇目別爲一書旣經牛溪先生几
案而來在文元公先生矣愼齋先生末年嘗以授賤
陋曰此書好則好矣似未免繁絮子其修删賤陋久

未暇也此來略付尹君損校其訛外仍令籤表其當刪者以來而疾病呻吟訖未下工遂恐一朝溘然以孤長者見屬之意今因金君呈納幸精加校讐又於尹君所籤處論其得失而於其所籤處外別加籤示則賤陋者謹當奉以周旋矣又此書只此一本外更無餘件恐於徃來之際或致喪失幸望延之付寫手録留一件而還之如何吾儕今日只有此事尚屬自己故敢此煩浼耳

易書是道學祖宗源本學者何可不讀然欲知其原初所以作則必須先讀啓蒙不然則茫然不知其本末先後矣程傳雖義理極其精密而時有與本經不

相干者本義則一本於經而立言故與傳相異者多矣故　中朝既兼傳義通爲一帙而又有單行本義者如　本朝崔簡易進　御口訣亦專主本義矣然本義以程傳爲是處則更不解釋此不可不兼取程傳也

語類紫綾册子疑是救荒成册粧以紫綾也然此等碎屑雖或未通恐不至爲大關事如何如何

人心道心朱先生因程先生人心是人欲之說其所發明甚多盖初以亡者爲人心則是專以惡爲言也中間以爲雖同是善心而自然天理流行如鳶飛魚躍者是道心也涉於勉强用力者是人心也其以爲

耳目視聽之發而謂上智亦有焉者最後所見而著
於中庸序者然也今欲合而一之則節節牴牾矣
朱子大全六十四之第二十板自彼中止自可添展
也○二十三板自聚星閣止勿示人也○二十四板
自陳大丘止下板之冠服敎之
右三條附於圖下使人知先生合下意匠及今圖
與之異同詳略處似好盖先生已有定論則此圖
當一切準依而今則不然先生尚在商量議擬中
則後人之經營增損未爲不可矣且此三圖下又
畫聚星亭其中作小屛摸以蠅頭字更寫先生贊
又於亭傍畫先生考亭新居又於其傍畫滄洲精

舍而仍著先生與弟子釋奠先聖以下至延平事
則不但其事大備後人亦知先生晩年居處之實
淵源之所自矣其有補於世教實不細矣盖先生
晩年自潭溪遷居考亭又作滄洲精舍於其傍以
聚學子而聚星適在其傍故先生旣相亭役而又
爲此贊以示世人今於此遺却考亭滄洲則眞退
之所謂採摭星宿遺羲和者也

又 別紙 丁巳十二月

朱先生臥龍菴記有曰因其舊址縛屋數間以俟命
下而徙居焉旣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
像寘之堂中又西原庵記有曰會予結屋臥龍以祠

諸葛丞相合是二說而觀之則先生之當初縛屋臥龍者只是欲爲自家徙居之計而又因名潭之義畫武侯像置之堂中而又從而祀之也據此則來示所謂通作三四間一頭掛眞簇一頭居處者似爲放此而享祀一節有不可知者先生臥龍詩曰寒藻薦芳馨飛泉奉明酌不知是眞薦寒藻飛泉而已耶抑用酒肴而詩思偶爾耶今只用寒藻而酌泉以薦亦不爲無據矣未知如何大抵其屋其祀當時恐極簡省也

又 戊午正月

前書登覽否韓編高意如何星圖之稟其或入思否

更思之當以陳荀爲本體則略舉朱先生家其近處以相亭役之意似可矣因現滄洲精舍亦在近處使陳荀被其榮耀則可矣而若以舍菜事具著則事體重大而陳荀事反爲之客矣主賓失序名實乖當此雖小事不宜如此竊欲別作一圖以先畫考亭新居傍畫滄洲精舍以具舍菜先聖先師之儀使後生知道統源流而略付聚星亦不爲妨矣仍題先生卜居等數詩於其上則亦可以想像當時幽居曠爽之氣象矣曾見人家有武夷圖甚奇絕而考亭滄洲乃反無之今若作此以配之則庶爲學者歆尚興起之一助矣大全問目其詩篇之再修者及封事奏劄自朗

州次第登徹否幸加訂定以教之千萬至望

又 别紙 戊午二月

嘗與尹兄吉甫讀坡山門下伸寃文字尹兄讀以見徵審其本則正作徵豈當時大全本誤作徵耶抑其門下諸人錯看爲徵耶竊謂若作微字看則牛溪先生事不甚着題而以徵字看則相近矣其時以此言於尹兄則尹兄大以爲然矣後之君子如値兩魏之事則當如朱子所言之外復有何義理乎若夫赴哀一節以朱先生爲郡時事觀之則其境士夫哭於其官府旣有明文古者又有在朝者哭於朝在野者哭於野之說矣以近世言之則西厓柳相極言外臣入

哭之非而近年以來則外臣赴哭成一令甲 仁祖
喪宋叅議國澤以緩赴而被論（赴於葬前而金監司弘郁以執義彈劾）
尹善道以不赴憲府論啓甚久愼獨齋赴朝後其論
遂止然以宋朝言之則神宗之喪溫公自洛入臨於
汴京竊意赴與不赴恐各是一義而不必相同也

又 戊午六月

日者伏聞有重慼謹以一書奉慰矣未知得蒙關聽
否前月末間承拜正月十三日惠書其爲欣荷不可
名言某人所編朱子言行只有一本奉納之後常恐
或致浮沉也今承示諭幸不可言一件易紙之後速
還原本則更當修整奉稟矣原本還投之時勿復擣

謙須副前書所懇如何如何時烈閏月以來添得胃病全廢喫飯此非他病之比凜然自危也武侯屋子已成否曾以小說仰塞明問矣獲免浮沉否朱先生嘗與徐志伯書以爲堂中環列前輩之像吾乃幅巾便服遊燕寢處於其中似亦非便又云劉子澄作朱陵道院自居正堂而以兩廡爲前賢祠竊疑其非是今日事免此二者之非則足矣先生又嘗論此事云損其間架而壯其材植以爲永久之圖此實今日所當法者也自餘病甚倩草不勝惶恐之至

別紙

小學重編其命意終不穩當未知如何則可耳或依

近思續録例名以小學續編如何教之
某相事鄙意以爲老先生許以回鵰等語似取其有
功於名教而非苟與之也不可謂不干老先生事故
有前日之稟矣曾見文谷書則亦如來意矣然鄙意
以爲此亦足見老先生至公無私之盛德也更加商
量如何

又 別紙 己未正月

老先生言行極荷垂示第程門人記程子言行初名
語録而後改以遺書朱先生於淵源録補其本傳及
碑碣之未備者而名曰遺事此實可法故僭改以某
先生遺事未知如何其中不無可商量者留俟日後

呈稟耳
垂示老先生有感一律百世之下尚堪流涕況子弟門人乎高明和章已蒙當日奬詡則議論安敢到乎附見於原韻之下有何不可末端所教有不敢孤冒和以呈眞所謂韓文公脚下着語尤難者也其下數行文字尤覺紕纇並賜覆訖也

又 別紙

朱先生生于延平尤溪之寓舍十四歳癸亥始居潭溪十四歳以前無可記録以後始可詳焉居潭溪四十年故先生詩云憶住潭溪四十年其作武夷精舍雲谷室皆潭溪時也須以潭溪爲主以武夷雲谷附

焉而諸詩文録其下如何○辛未爲同安主簿高士
軒畀疊庵等當爲圖而録二記於其下似可○丁亥
秋訪南軒于長沙爲南嶽之遊以南嶽爲圖而其時
諸作録其下　乙未與東萊編近思録于寒泉精舍
仍與至鵝湖會陸子壽兄弟講論須以寒泉鵝湖爲
圖而録近思録序及與陸酬酢等詩○戊戌守南康
以廬山爲圖而其時諸作皆録于下此中事最多如
臥龍庵康王谷濂溪宅等各爲圖而各録其詩文於
其下白鹿洞書院最可詳也○壬子始築室于考亭
是滄洲也○甲寅爲湖南安撫使建嶽麓書院此書
院宜爲圖是年入朝侍講爲韓侂冑所逐出宿靈芝之

寺同僚餞别須以此寺爲圖而録與李季章書於其下○丁巳别蔡西山於寒泉之淨安寺須以此寺爲圖而先生出郊迎蔡及諸生圍爐丘子服泣下之狀皆附焉以終之則可以爲先生大全矣○諸處山水須據一統志爲圖則雖不中亦不遠如此則是爲年歲工夫矣

又 己未三月

常誦朱先生語以爲此頭粘在頸上矣今日則事逼目前將不得粘在矣先生書云念公平生故人不可無數字之訣今適逢督郵君敢此略申密谷南君轉至于此纔數日矣書中示諭一二承拜七仙文字來

作正好否不必更贅他語矣且靜冲二賢皆有臨命詞而此則以文拙不暇作此猶不暇況及他乎惟冀靜中觀書玩理存心養氣以扶斯文之一脉不勝幸甚總惟默會

又 別紙 癸亥十月

忠宣之事固爲無據然呂公實非正人忠宣惡之欲讎解仇之事則其心不害爲守正矣其上所謂可與立者亦此意也鄙見如此未知是否

又 甲子五月

前月得內傷外感之症幾死者數猥蒙醫藥之命得有今日然尚在人鬼關此時忽拜問書頓失沉痾

所在何幸何幸仍審寒碧梅月煩歆不到湛然清坐情境有足樂者極令人馳想也比來得黃江友人來會不廢佔畢之功極有所賴而但病思昏惑不能刻意探討殊覺此日之可惜耳別紙謹悉惟彼之所言皆我實病只可警策圖新所恨背面言之以致紛紛耳前書承拜於病昏時仲和又言當已東歸故不果修答深愧不敏也秋露腶脩珍荷無已

又 甲子九月

寒事忒早已成藏六忽此承書慰瀉不可言此一向病劣如此而生世有何意趣苦事苦事下示簇子筆畫古雅不忍卷藏長時觀玩矣惟小二簇辭語拙澁

而略成情致未知寫時何耐悲咽仁義之不行而使父而屢哭其子天道竟如何也齋記適致恐僭私事煩劇未即成文而所成亦不滿人意一覽而棄之則可矣華陽三梅其在溪東溪北者揷在崖石間昂藏屈曲可入畫譜須令往人擇而移之如何此物接隣清座益復疎絶必不效遠志之爲小草矣小蓼正宜秋水益感遠寄之意也自餘膠擾不成樣總希下照

別紙

孟子以君而次於社稷則其不輕而重也審矣 本朝縣邑於此鹵莽尤甚如是而欲其無旱乾水溢不亦遠乎今高明欲依大全更變其制甚善甚善盖國

有定制則雖曰不善而難於擅改令之所置不過創造時出於守宰吏人輩茅纏紙裹之爲耳而大全所載如此其分明則何可苟仍舊貫哉然似當禀于方伯或禮曹而爲之似爲完備矣

壝字出孟子良爲壇社稷次之小註可考而知也盖是築土爲陛之異名也本出周禮地官大司徒篇矣

又 乙丑正月

歲改風日不佳此時戀德倍覺悁悁忽拜耑書頓失窻下之呻吟實嘝實荷誠欲忘言客歲入對面承近圻之諭祇伏萬義山間試爲迎春之計忽聞有學疏蒼黃南下南土又不爲無事携書深入則巖間老查

不肯相待移就吏仙似峻於低柯掃跡令人愧謝幸
而黃江二難委來相守較其得失可謂利市好笑好
笑社壇鄂制之外更無所考且古制天子諸侯等威
雖嚴而其卿大夫則不甚相懸況外神自與家私不
同又用鄂制則又豈非四國郇伯之感乎鄙見如此
惟在裁處之如何耳承許見訪曷勝凝佇只丈雪封
山山靈恐未易掃却以是爲慮一桶珍謝

又 乙丑二月

日者旣失致道仍爲旬日計忽有事在連忙出徃矣
昨來復至則僧徒來示以所留詩什始知題鳳山門
極恨化兒揄揶失却一宗奇遇也亦關賤漢之數奇

奈何奈何此中文事正急蓋自料餘日無多所事不鮮故不敢有暇逸之心不然則趂此春江水生一棹溯從乞分仙區清賞也非惡事而終不敢脫此拘絆時一自笑而已適因黃江便附候以爲早晚登徹計恭俟垂照

別紙

竊聞文谷爲世道鄣百川而東之自幸當時不死於瘴海得見今事也此事本自一塲可笑者如以乃父不死爲十分道理而又謂乃父痛自刻責夫痛責於十分道理者何如人耶乃父必稱死罪臣者明是自訟其當死不死之意據其疏章可見矣今日不應 召命之故夫其自訟乃其悔悟自新之善端而今乃掩沒之此等不一而足此何足爭辨哉以故力止此中疏識蓋不止爲起鬧之可歇而已及聞金內翰停罰學儒事

則極其驚駭以爲人心如此道學亡矣節義喪矣國家無所恃而扶持也中夜憂歎以至明發也又聞其漸至滔天則將不知國家稅駕何地也竊聞文谷獨立不懼距詖放淫幾於廓如其功豈下於抑水驅斁也我文正先生可謂有孫矣凡在斯文中人孰不舉手相賀耶夫道學非人人所可知而至於死義之人則雖夷奴亦豈歎伏而今乃曰無必死之義則其悖倫傷化極矣而舉世靡然黨助之豈料列聖培養之餘而有此罔極之流乎先儒以曹操徘徊於漢鼎之傷而不敢取爲黨錮諸人視死如歸之功今玆東魯之鼎輕如一髮矣豈不寒心哉今人皆以四學文李生疏爲出於爲此漢發也以爲脅持之計故嫌不敢一言及此今聞文谷事不覺起立不敢隱於執事蓋爲世道爲國家自噤不得亦見其不懲於前也惟執事幸勿以語人恐有焚坑之禍而國隨之也或云今日事甚於癸甲竊恐不爲過言也〇癸甲只攻道學而不攻節義也一笑而置之正得事宜而四學輕發以起大鬧此則可惜而一番人無狀若非文谷則誰敢嬰其鋒峩然文谷似不能保不知天意竟如何也

又乙丑六月二十

戀中一書悅帶寒碧灝氣眞如狂寒門濯清風也第不及崖梅安否何也比患暑泄頹倒蠅廚強自扶策校過先師遺稿未知徹入 聖意何在如使谿畸諸門人而在則其梳洗必好而九原不可作庸陋老物獨當此事日夕皇隕也學疏之 批明白痛快而三學士眩幻之說又作所謂其補也無窮奈何奈何將何爲計之諭謹悉盛意之所在自聞洪疏胸中勃勃亟草一文字粗成義理矣諸議皆謂當此風頭無益而徒取辱此亦有理故不焚而留之矣因記范淳夫辨理伊川於數年之後則朱先生猶非之此漢之罪

則又不可贖矣好棋會之示誠然誠然但懼衝口而出大起風浪耳相去之遠未得奉對商量極歎節酌劄疑如荷致道精校則庶幾寡過矣

別紙

別紙誠荷相念之深昔年大尹請去先師責申之書所謂責申之書專責坡山門人疵斥松江而清脫文簡先生於己丑獄事也此係大是非何可去也今來示如此誠爲慮遠之意然此實先師用心力處没之亦未安實爲難處昔朱先生作魏元履墓文實懼淵覬之禍不敢索言追後備載今日事或有如此義理耶如有的便幸望示教也

又 乙丑十一月

非意拜書撫存勤懇舐犢之諭實是先獲愴然滂滋亡以爲懷日者辨理之疏誠出於不得已而衆怒叢身實所甘心截頭穴胸何足計哉别紙所託敢不惟命唯陽昭之意未能曉然豈晦翁感興詩所謂陽德昭窮泉者耶因便見示幸甚節酌承俯取校過斯文之幸此書久在笆籬邊近日伸救尹鑴之論稍稍兆眹尤爲此書之祟也奈何奈何唯是節中劄疑時有不從退溪說者豈或因致紛紛耶是用惶恐耳

又 乙丑除日

前書登照否諸文字皆副急草率最是陽昭之吟適

聞朴姓人疏意有可怕者故推本而刷去不自覺其言之太露殊非溫柔敦厚之敎也旋卽改作以追其非所改亦不無痕跡然視初則有間矣其初者幸還擲如何〇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敎也平生非不欲學此而氣質一定而不可移奈何

又 丙寅正月

續拜淸誨眞如朝暮遇者何幸何幸況鉗鉗妄想旣發旋悔幸而上符於高明之見彼幸人有過恐其自新者眞不仁也哉詩後數言聊以說出己志而已元不欲以示人然室中之語亦不當如是郞當謹以删改還納而詩語亦有改處矣社壇當時所示別紙粘

在壁上却被兒輩失去因便更示則趁當仰副耳應副積滯以致再勤教命殊爲竦仄○冽字考詩鄉板及十三經註疏唐板皆從冫韻會從氵註水清也從冫註寒也而詩冽泉朱子註亦曰寒也今當從冫無疑矣

又 丙寅六月

慕用常懸忽拜旬日下書知賦歸有日勾漏仙人和令字御却矣何等快活唯不願得底題目雖一江風月亦無奈何天實爲之誠無奈何耳一絲記文何敢忘諸惟不得好頭辭夫以坡公浩浩之文不得匹夫天下師一句則終不敢下筆於韓公脚下況今餘子

其可容易乎幸而得之則謹當呼燭草呈也俯和近體諷咏屢回不覺牙頰津津也鄙作切欲如教寫呈而吾已忘吾言矣當問於黃江而泚筆也來紙不敢白還胡亂染過雖以山谷筆力尚云六月炎熱非老人近筆硯時節今玆不成貌樣無恠也以故老先生四詩不敢生意當俟凉氣作生耳絳頷酒脩帶山蔬并至却令人回想巴谷風味也遺事中一欵得之深幸

別紙

邵先生所謂兒戲似是專指荆公託周禮變法之事若其程富諸賢則先生嘗以爲天下之壯則豈并與

荆公而同科哉唯曩時黒水則不翅如蜉蝣之撼樹笑而置之可也而乃以爲大事力與之爭辨此則雖并以爲兒戲可也然自今觀之其禍幾乎滔天雖不謂之兒戲亦可也此可以一笑故因來諭略及之幸賜一言以牖之

又 丁卯十月

兪生來傳下札知曾往來雲社此心飄然恍如坐我於水月松石間也所諭慨恨昧者亦隱約揣之矣豈曩時吾人偏享清福故造物者猜忌以今事揄揶耶世間無完物其信矣亭記今始寫呈第不專於清風高節而乃主於經傳要道無乃世人病其趑趄耶然

朱先生歎息於釣臺之石者其意有在執事其或知我罪我矣俞生所懇吾固有世誼不須勤紹介於尊者只文辭拙質且破文谷之戒是用慊悚耳別紙所控幸乞勿却也此事自覺太數然慕用之深他有所不顧耳○先祖雙淸堂及先考墓巽方有石崖欲刻雙淸堂睡翁二墓在乾方二百五十步百代淸風三韓正氣二十三字幸以八分大書以惠如何字兼一丁呈納

又 戊辰六月

窮谷一字足謝炎熱況令胤正字尚含餘哀盲含見訪驚慰之餘還使人惻然也宛陵之託情義則然矣

第無六二公文章何以發揮其萬一哉顧有所不忍
終孤者第此草呈以俟取舍之極耳貧簹之諭令人
警省亦令人感慨也坡翁旣喪栗谷之後擧似此詩
於秋浦諸公其意切矣如吾者死期益迫益無以爲
懷也南漢記略濯手奉讀敢以數語略見所懷而不
敢直說元書別紙錄上耳鬳身之作其喧噪膠轕必
以爲今年之作以爲深入之計無足恠也比聞豫章
生用夏竦謀僞作檜相書欲做石守道發棺之禍況
此有可執之言耶然有命存焉恃而不恐耳所欲言
者令胤必能詳達矣

尤菴先生文集卷四十三

尤菴先生文集卷四十四

書

與金起之 壽興 癸巳四月

曾拜一書恃眷獻愚方虞僭越不意貶損高明示以虛受之盛心推是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不勝欽仰之至卽日侍奉外保錬珎衛醜劣奉母粗遣菽水士之常也不至爲困衡而惟是內省多疚君子之棄常用惕恧楊州李上舍恨與違奉第雖逢迎其所答當不越於師友之論矣然曾與洛下一二知友有所反復盖謂老先生宜侑於道峰仙源先生專享於別廟此議或可或否而拙者方以訾謷縮伏自嘆斯言

之嚅囁也第未知此道理竟如何道理所在想不避嫌故因來諭之及敢問理到之極致耳然其否者又有數說或謂如此則不能專尊或謂如此則必起鬧端未知如何幸密示可否也老先生詩若簡札曾付宋光栻使之褫呈最是庚寅春反復數札似不宜無傳苦索不得謹當極力搜閱以必得爲期耳

又 壬子五月

病倒蠅窩意緒無聊忽拜台翰心神醒然殆若犴寒門也別紙之諭殊甚駭訝人之爲言乃如是耶此漢果有所聞則亟當竊附於晦翁箴李誠父之義有所禀質其已久矣只叔世人言倒尠其眞以松江之雅

望清操何所歎而有所扳附而乃入於青陽之彈文此事只在自樹立之如何耳外至者何關焉亭堂扁額足見用力之深矣安得相從於軒窻阡陌之間以自警益耶所須小記便忙未及副留俟後日耳大抵吾儕後生所依者只老先生門墻及愼老而已兩家狼狽即吾　同敗之日也豈有同其派流而善惡異同之哉若執事天倫及南宮諸公思此事體之至大倚閣利害而惟義理是明則吾可小大共受其榮矣此是日夜所心禱者也　聖候久未復常憂煎何極賤臣如獲褫職極願一伸起居之忱而不可得只自隕結而已時氣已熱只祝加重○沃之良士曾聞其

守以逋負將不免免去相與盡力輸納故不令而事
集其爲仁愛可知而卽聞其郡品官李栻稱名人追
於征稅有溝瀆之慘不忍聞不忍言以沃守之仁愛
猶不能保其民可知民生之急而餘外亦可知矣豈
有哀痛之 敎纔下而乃有此等事播聞於下也伏
望執事一以縮節爲心凡有徵歛一切以寬緩爲惠
民之道則 聖上如傷之德庶不爲虛詐之歸矣苟
相與之深傾倒至此想有以恕諒之也每誦唐室之
危原於判度支裴延齡之語未嘗不悚然心恐也

又 別紙

吾儕生死所依者只老先生門墻而門墻之守專在

台伯仲季而已此門墻不守則實瓶罄而罍耻矣比來游言頗行心竊憂之略及於某人對話之時此非偶然妄發也執事若見朱子大全第二十八卷與李誠父書則可知區區之誠有在也似亦朱夫子爲今日準備此說也今者伏見別紙之諭極令人慰喜古人云臣言之不驗國家之福眞今日鄙心所存也然仍願毋恃已往之全無而痛戒將來之或有如何如何朱夫子嘗曰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爲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其人爲歎聞其進爲時用則私以爲喜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眞可景仰者盖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

業卒無可紀者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嘆知天下所
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
未知其果將何寄也夫子此說每諷詠而有味也今
敢奉誦於執事幸恕其狂僭不惟以自存乎心而亦
以語大學士台鑑也愛慕之深不覺其傾倒耳

又 壬子十一月

天時陽長慕用增深忽此承書仍有多少示諭既紓
鄙懷又深不鄙之感也此自喪慼以來大病屢作去
死不遠惟以瞑目之前得改職名爲幸耳所託文字
家仲之病自夏間頗劇奔走湯劑以至襄葬則憂遑
哀苦未暇於筆硯矣今猥見所自爲者則意圓文鬯

事該理到豈夙夜鞅掌之間不廢書冊之劬存養之功耶甚可敬服雖竭駑以踐宿諾而田地都被先占了無一辭之可措故只綴俚俗陳腐者於其後以效古人轉語體幸賜一覽如何惠曆將以爲陰晴之記山中不無事業矣

别紙

年分變通當初令下吏輩莫不畏忌皆圖避免故皆謂將有大益矣及其踏驗也人有誠僞亦有勤怠故或未有異於前時矣以耳目所及則椰持平所管十餘邑吏畏民悅而邑宰亦皆稱善古所謂無有不得人而自行之法者眞格言也惟抽栍處尺量時則雖

大猾之吏亦濫額云此則不無所益矣
國用之哀痛監司守令之相見者無有不言而只以
比年木花不成守令見民之赤脫波吒不忍加以刑
杖桎梏而寧受京司之責於己其勢誠然矣頃者尹
文學之居沃也食不下咽一意撫摩故其去也至於
磨崖而頌德而春間民聞京司催督之令至於自縊
此則曾以聞於執事矣以此一事可知民生之[illegible]矣
土地之徭猶可支吾最是奴婢之貢甚難一家之內
或有夫妻子女五六人供納者矣此則雖中人之產
決不能堪當矣今日事只有自朝廷一以兵亂自處
上供亦只如宋高南渡時南渡後御膳早晚共一羊器不過數品屋宇雖陋不

增葺妃嬪才二三人則不惟可以格天心解民慍亦可以苟支經用矣而今日士大夫以犴狴爲衾枕豕叱爲茶飯其敢以此而入告哉浩歎浩歎

又 癸丑六月

暑迫霆侵偃仆如死人忽於此際有人褫到前月晦書並二度別紙披悉示諭百般沉痛頓覺一時銷散此何等慰豁只是我 寧考殯宮奉和有日抱弓孤臣愴慌倍增倘知 廞衛之戒敢不忍死趍赴以盡當日之餘慟乎第疾病如許未知造物者肯留得此身俾伸斯情否耳今夏得雨雖晚猶能救活枯乾不至大無否深臥巖石間農談亦不得聞深爲民生憂

念也酷熱流金只祝鼎相爲時加重

別紙

新陵卜於自昔盛稱之吉地其爲慶幸何可勝說況聞此地地家以爲聖人之藏今我 聖考與 聖祖精爽密邇垂佑於無窮則今日 舊陵事安知有黙相於冥冥者耶所慮或有不逞輩闖發異議魔戲此盛美耳 舊陵之卜實非賤臣之所與而其時海尹旣露於疏章以爲賤臣之罪而今日所聞亦甚驚隕故敢陳於史官書啓中矣今承示諭追悔莫及水原不但己亥諸公踵鄙論力爭白沙相公嘗已禁切矣只沙相以計止之不犯手勢故無有痕跡而人不能

深知耳責躬降旨之請眞得古人補袞之體矣不勝欽仰宋朝諸賢謂今日尚可爲聊以此奉誦於執事者矣

又 別紙 癸丑七月

今玆遷葬一欵附入於原誌則不惟原文之結構者其體破碎且客不當以抗主則所附事實恐其促狹不能該悉通貫故原誌則不敢動而別爲一段文字以上以爲別刻原文下方之地盖此體非創於今日朱子大全頗有之矣第伏未知台意及朝議如何幸乞疾速下示也

又 癸丑八月

前月廿八書昨已拜答玆又承廿九日所下復縷縷見教之意纖悉無餘此雖頑甚寧不知感第惟今日之來只爲自伸微忱於　絅禮而忽遭此狼狽逃遁之外更無他策矣然　聖上俯諒賤臣蹤跡許遞職名則仍進而效薄技實符初心故方待疏　批於新陵之側矣如或　上下撕捱時日漸遲則寫　誌之役亟付之他人可矣如此則必無憂於事之未及矣所諭既入云云亦恐有窄路轉身之難也昔東萊先生告朱子者亦如今日來教朱子既入之後東萊又以爲既入之後不可不黽勉則朱子以書責之於東萊之弟曰未知德人亦有此蘇張之謀否乎今承

來命抑恐終作盤谷書恐脫以蘇張謀也好笑大槩職名亟遞則都無許多事也

又 癸丑九月

聞已還朝而此身在此山外不得逢拜何歎如之朱子爲人寫文字而告其人使之須得善工識字體者儹郍取正照應修減朱子尚然則況於幺麽拙筆耶須令董役諸人依朱子說爲之如何賤臣劄子未蒙批下伏想 天意以爲未安也然賤臣蹤迹益以張啓爲不安且令郭疏上來則狼狽蒼黃有不可言故先爲引去伏想 聖明未能下燭故如是矣

又 癸丑九月

復書甚荷執事不可如此漢打乖妄作只得一意向
前擔當而已但大事之日不可缺一此則須懇請備
位與之共事也時烈昨自山西轉向東郊今宿曹溪
蕭寺所歷石路雖隨處牽衣而溪山之勝不暇於酬
應眞不虛爲此行也只恨數十里勝絶處一未見水
榭山亭可以登眺可知今世士夫淸致不如中華也
孤危之蹤每蒙費力扶護誠不知所報此後逃遁東
歸之後亦望終始留意俾不至大爲公議之罪人如
何如何千萬不能一一

又 別紙 癸丑十月

竊伏聞 賜對時使承旨讀過賤臣留疏而有 嚴

教云信否以或人所録示觀之則執事所對恐亦有
未安者當初內外　梓宮光鮮如新且　神穴極其
乾淨此則十目所視何可諱也如是而竟至　遷動
則人之痛悔者理勢然矣故人之私竊相語者孰不
云云耶況賤臣疏中未嘗以人有言爲辭而只曰諸
臣恐懼於罔極之人言而仍爲改封之議終不敢出
云云則未有如　聖教所諭者大抵　陵上未盡者
雖多而自與　神穴不相干何害於除去　陵上而
改封乎當初以疏本仰質者實有深意而今所對果
如此則不能使愚昧無疑矣第欲知當日　聖教與
所對果如何敢此煩稟如或一毫有相外之意則不

須如此耳並諒之

又 甲寅二月

痛哭再拜言臣良無祿　王大妃奄棄　聖上之孝慟哭隕塞罔知所喻伏未審　聖上體候受服後如何病伏遐土未卽赴慰且未能入臨臣子情義掃地無餘北望哀號五內如貫也區區此心無路自伸敢陳於執事之前伏想有以諒之也○竊伏聞廿四日初雞發喪而廿八日臨夕樞府下人始到於懷德其遲緩極可痛又病漢廿七日離清州向懷德廿八午後到懷仁境始因一家人私書聞　訃路上蒼黃之狀何可盡言己亥年五月四日午間　昇遐五日午

間 訃至于此縣云今日事何其緩忽至此耶此亦世變也樞府下人終不可赦幸令嚴治而所答書嚴督下送至仰恃眷敢此皇恐○曾因辭免 恩典略陳 山陵時事情矣尚未蒙 批則即令陳疏以露未即奔臨之意旣有所不敢且聞公子疏中論斥同之於徐抃而郭世楗方出没輦轂之下將俟隙投疏又聞趙絅外孫李后平呈疏於春川而見退然亦不但已兼且閔查未了朴進善方在湫曹下此身即諸罪祗俟中人也則偃然陳疏又有妨礙未知如何則可也幸乞商教如何如何

又 甲寅三月

前書呈徹否賤疾未甦事體亦碍故始難於赴臨矣
李雲擧金正平諸人力勸以當行成服卽發猝遇風
雨於曠野行具齟齬渾身沾濕寒疾大作前冬諸症
一切並發不得已投入竹山山寺調治三日日益沉
痼勢將爲道殣矣冒昧投疏陳此實狀未知 聖明
恕諒否又聞禮曹三堂上以 大王大妃服制下吏
云此似與己亥服制互相關涉矣雖未詳曲折而不
勝皇恐之至也凡干事情幸望垂示如何季爺行李
已復否彼中事隨聞槩諭至仰至仰且相當藥材見
投爲望如熟芐芎芍山茱桂皮是鄙病例入也千萬
手戰不成字

別紙

才作書已付疏便矣樞隷即刻追至投傳初一夕下書下情喜荷曷有其極　聖慈曾未聞患候之如何今始詳聞尤極哀殞至於以　聖躬仰託尤不勝失聲遑哭而繼之以血而亦可見　兩殿慈孝之至極此實　王化之本也　國祚之靈長可卜於無窮也誌文之差以文字形容　盛德之萬一以伸臣子崇奉之心此實情願所在而只以人與文俱不相稱兼且老病沉困神思衰落是尤不敢當而不悅者之侵辱日增以此蹤跡何敢滓穢於頌美之篇章乎以是皇縮不安也會下　山陵誠恐有不敢者然哭拜

㕔衛於路左則求諸情義當有不能已者去年嘗語鄭禮卿諸人以爲雖無禮式寧過於厚今何敢自食其言耶今番所用鐵物去年所餘想多不必加定於外方耶工曹徵漆之令午至而毋納之令夕來　朝家號令叢脞如此外方昡於奉行而其强者則笑侮之矣該掌胡不愼審於分付耶

令以京大同仍革之問小民紛然駭恐而下吏及豪强抑勒小民情願多以願罷爲言極可痛也盖京大同前各邑皆有私大同下吏鄉所輩任意花消又豪强之爲養戶者豪强收合小民結卜其名曰養戶而徵斂無藝故小民甚怨而無所控告濫徵於小民極其狼藉自京大同以後小民各自知其當納米布之數故甚便之

自京大同以後便失其利常言其不便矣今聞朝家有此令相與鼓動浮言猶恐其不罷此實朝家之所當知也

又 甲寅四月

昨史官歸只以小紙仰申畢懇簡慢甚矣方切皇恐矣卽拜前月廿七日惠書並別紙欣荷之私無以盡喩 誌文之諭前書略陳矣大抵病軀之不可勉策則審矣若不如去年之爲則只得亟付他人然後可無公私狼狽之虞矣藥料皆切於風漸之症感幸無已也曾見洪議政於溫陽以兵判親鶴 輦陪云慈聖語 上以爲輦陪之勞苦甚矣須减我水剌而

飽之云故如是別鶺矣今玆所示正一様至意凡在
臣民安得不感泣耶

別紙

竊聞 英陵遷奉時以水路發引若考謄録而不虛
則是已有 祖宗所行之規不是嘗試僥倖之比也
然萬一大水滔天則非但陸不可通水亦不敢乘鄙
意莫如進定發引日期使其間日期甚寬則可以觀
勢前却可無狼狽之患矣
某疏辭意雖似未穩而昔宋帝有冢吪奴詬之失朱
子聞之通宵不寐至於出涕則今日之可憂有不可
言者己丑年浦相用朱子山陵狀意請勿用於 長

陵 聖考下大臣會議李領事不敢以朱子說爲不可用只論浦相說與朱子不同而防啓其時議者以爲浦相之無隱 聖考及李領事各得事體云矣

又別紙 甲寅六月

本朝自是無兵之國況此朝暮待變之日其罷已練之卒乎去年柳來謂曰別隊將滿萬數將仍亟召募以爲從速了當之計乎將徐徐充定耶愚答以民甚苦之姑待年豐民息似可矣今日則頓異於去年須亟了滿萬之數使入於團練似宜矣大抵今日訛言已不可勝數雖日招兵買馬其訛言亦不得有加雖不招兵買馬亦無可息之理何可畏此而不爲其所

當爲者耶最水軍爲良民怨入骨髓之役而其在山郡者萬無得力之理盖事急則其在山郡者未及赴防而常時雇立者皆是浮游之徒豈肯臨亂而不逃乎此當亟加通變其在山郡者一切移爲陸軍而改定於濱海之民常時則使之屯田漁採以爲生臨急則使之操船禦敵則恱之者衆而緩急可用矣今之議者皆以爲山郡水軍不可猝罷此盖爲水使者所賴以爲資者皆剝割山郡之軍也其爲水使者亦非所欲而終不得已何也捨此則無以應宰相名官之求索也此朱子所以每論治兵而必以正朝廷爲言也執事當此時節首當衆務之萃當如周公之坐以

待朝武侯之綜理微密然後可以有濟每一念此不勝引領而馳情矣今玆不鄙所以下詢者至累牘故敢略陳其愚幸一覽而火之勿以示人如何○古人云蠶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此以唐時田制紊亂而然也　本朝則身役之紊亂尤甚騎步以下至於公賤一家出布或至於十餘疋而如入作者非徒不出一錢乃反坐耗良民之財今使卒出一布以助　國用不亦宜乎非但入作凡游良之不籍於官者甚多而僧徒亦式繁有徒若處之有道漸加羈縻則不徒可以收布而亦可以漸充軍額矣或以騷擾爲慮則有不然者凡事不爲則已爲之則雖三代之

世亦不免焉孔子之時亦有掇之之謠況此末世耶
○今日事只如　宣祖之龍灣　仁祖之南漢繕兵
固邊之外了然無一事間乎其間又不以一錢尺布
用於不當用之地則兵可治而財可畜矣竊聞今番
大喪只爲道路觀美之資所費度支銀貨至於三千
之多此不但有傷於　聖母慈儉之德其損於經用
也如何也可歎可歎○當南宋危急之時朱子之所
言於時相者不過收聚人望以置朝廷而已其言曰
如羸病之人針藥所不及而爇其丹田氣海則氣血
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此在今日尤不可少緩
也

又 甲寅十月

餘干久不得書日月愈遠令人傷歎山谷語云歸來今逍遙西江波浪何時平眞可泣鬼神也此趙相汝愚見陷於侂胄後晦翁與人書也豈意今日親見此境界也伏見來書無可答而歸來逍遙正今日此漢事故聊寫此以呈耳

又 乙卯六月

山谷詩徃復後一向不聞動靜前月在北時忽拜褫中書區區欣瀉實無涯量今玆南徙棘籬壯於天成鐵嶺雖欲相聞盖不可得矣瞻望雲天更誦山谷詩不知何處鬼神復泣耳

別紙

聖祖舊陵果有水患否矯誣至此痛矣痛矣其時狀啓草本想皆藏在箱篋幸可固收以俟幸會否

又 乙卯十二月

伏承陽月廿七日惠書自幸惠州不在天上也終夜抆淚之諭誰其信之只有此漢自謂仰認而仍不禁沾臆也所患土疾無醫藥可濟則只依程先生治瘻法决去水泉以洩膠粘而亦不奏效要之得飲古淵清冷者然後庶有捲霧之望而此生不可復得矣命也奈何先狀自伯丈見投謹己盥手拜受矣只緣賤疾如許未卽搆上罪悵幄對說當時 睿意不欲其

漏洩故十襲以藏矣伯文諭以當與老先生文字聯
爲一編則是堯舜訓謨下附於皐稷諸篇而傳世矣
以故不敢終秘而録呈矣剛勇者　聖鑑誠不差矣
而今乃用之於不善而已正如忠於唐佞於隋者此
何足恠丁酉文字爾後失其草本常以爲恨也今蒙
俯示誠不勝喜幸起立也速圖之千萬幸甚所欲言
者奚啻千萬非但病倩亦懼爲人所購如昨者之爲
故只此○承獨樂亭竟屬他人極可嗟惜然中心苟
有所持則何處不可獨樂也第竊聞其人自秃浦有
上謁之言執事避寓靈芝豈不得一蒸羊而然耶且
伏念渠若奔走德望要爲葺而之計則豈非善事若

以爲拒之將不嚴而然則竊懼記室下史毅然之色
或不能逆折之致也不審然否言至於此不覺大笑
耳○竊聞彼輩謀議以爲今日若干人必在所殺而
遽爲此舉則一番人必增怨痛團聚其精神則爲一
强敵必須威利誘訹使爲其黨然後一舉而除去則
不過一孤雛腐鼠云此其爲謀深且巧矣如我者雖
不誅除自是朝夕之人雖或甘心彼不過殺僧而得
殺人之名而已如文谷所抱負何如責任何如前道
又何如而乃不免於魚肉則其將　宗社何世道何
一念至此不覺起立以故竊爲故家諸人不能自立
者深嘆且恨也

又別紙

士友來見者或云無異平昔或云損傷不忍見惟自家之知眞實矣雖使置在華陽洞裏捧歃寒溪望八之年猶難保鶴骨眼碧如昔人矣況瘴烟三年日吸汝瀼之濁流乎惟委命二字爲丈渾之寸膠耳○沃川士人果蒙庇護則渠輩之榮幸何可勝言第聞凶墉輩又將上疏畢薙霜後餘草益可寒心○受持二台如何出場豈不爲　聖德深害而渠之狼狽則誠如所諭極念極念聞其伯不起傷痛傷痛○鐵瓮事蒙此俯詢非不欲略陳一二而第不但其說甚長且有所不忍索言者故不果𠒰聽盖自有此事只有愍

惻傷嘆而已人間事無所不有奈何奈何

又 丁巳六月

時烈白私家不幸室人奄忽喪逝遠地聞訃悲悼不自堪伏惟暑雨蒸鬱起居超勝神佑豈弟區區頌慕盖不自已伏以前日頒賜書牘觀之知邇來用功於語類諸書深矣見今不住尋玩耶恨未得面承緒餘也去春兩度復帖俱蒙登徹耶寒暄外頗有說話雖非干時事亦不願他人見之也今有一書仰謝伯文存慰且有所納幸因的便呈上如何同甫久不相聞戀思無已

又 丁巳十月

歲晏郊垌瞻仰非虛語也尋常書問尚令寒谷生煖
況玆累紙垂示無非聖賢訓辭義理精微雖非賤陋
所敢聞然其所以牖昏警惰者深矣區區喜幸何可
量也諸紙一一奉報以俟訂教後便無惜批回

別紙

慶元間旣目僞黨變爲逆黨仍有乞斬者則其禍之
酷與今無異然其罰至於罷逐而止而朱先生猶一
切謝却文字之請則共時義所在理當然也第於其
時猶爲陳康夫作銘則盖與其父丞相公分義甚厚
故不得終辭耳今時烈於先尊丈雖未及掃門然獲
幸於執事如此則爲子而作之何異於爲父而作而

其事而則又有間矣終何說以辭只是數句之間新
症甚苦吟呻痛楚殗殜度日忍死作氣强副倉守丈
文字則更無餘力矣此事若非朝夕就工者則稍俟
病間亦不爲晩故來狀姑留之幸因便更教如何
輔氏議論好談時務兩條謹悉示諭之意矣第所謂
好談時務者若謂之無本末先後之序則可矣至比
於猪觜之關則無乃大深耶彼所謂猪觜者專以嘲
戲人物爲事而見譏於小人則特輕佻浮薄之流耳
何足言也
所諭於誠正等題目諷詠一餉者其所警發愚昧者
至矣豈高明實有是耶所引延平氣質染習變化之

語甚令人興起善端有一躍躍出之意矣從前讀過此等文字非不多矣而氣質駁雜終不能淘汰今將倸舊老死矣可歎可歎至其所引李初平事則執事年齡豈如是之摧頽也初平若在執事之年則濂翁必勉以博約工夫矣必不止使聽其言而已

龜山語録所謂渾然天成者以人之德性言之則當矣而用之於處世之道則非但語不相着其用意實與漢世所謂胡廣之中庸者一般矣孰謂程門之學一傳而已失其眞也朱先生嘗讀龜山書而曰直令人皇恐若無先生如是剖破則後人爲其所誤者將不勝其多矣

所論薛文清語有可疑者可謂精當而不可易矣其以知一理知一事對舉而互言之者已有理事兩物之病而其曰知一理行一理者尤有所可疑者夫有是理則有是事謂之行其事則可矣而理是無形底物着行字不得矣其意若曰行其事乃所以行其理則其意稍或可通而亦未免有語病矣孰事之評不可以有加矣但所引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爲言者略似太費力矣
讀書二字已見於魯論而聖人亦有讀易絶韋之文則自古聖賢未有不讀書者矣然若是氣病而不能則只有看來看去使心目爲一而理與心爲一則不

期於見功而自有其功矣曾聞栗谷先生不曾出聲誦讀而惟以沉潛諷詠爲事云想於此得力尤多矣示諭呂進伯語實晩學者之三字符極令人興起也沃川謫士承已囑其陰護渫輩必能得力矣感幸無已渫輩尊尙程子而至於竟罹奇禍爲此禍者必有殃矣其謫南北者六人皆有臨年老親而其碧潼者其親病危劇云尤爲慜然爾

所還書牘謹悉矣其中溫幸等語誠觸忌諱而然皆本於朱先生與時宰書中語意而亦嘗以此達於宸聽以請展謁　宗廟而　聖考喜聞施行矣今日以此爲罪則亦所甘心也但此書旣還於此則後雖

現出彼豈以爲眞本哉然則不如火之之爲愈也未
知如何商教之

又 別紙 戊午正月

書牘以渠購得之心觀之則其變幻搆誣之術當益
層加故有前書之稟矣今承示諭深長縝密之慮殊
非賤慮所及謹當依教然仍在於此似違常規還歸
原篋以待之事體正當執事若以爲然則謹當襲還
商教之

尹表之諭極荷規警鄙性狷急少無受善之量故平
生朋友鄙其如此無能以矯揉相加者以此日用言
行無非尤悔之積何幸垂死之日乃蒙忠告之賜至

此之盛也區區感幸盖不自勝所詢源委不敢不盡
實狀以求更教也當初文字之粗成旋思此是斯文
論議事體不輕而自視則欿然矣意謂和叔是當今
士友執耳而方今所立如此則前頭成就有不可量
也玆有借重之意於其收殺處略用古人歸宿狀者
之體矣不料後生輩妄相忖度辭舌紛紜不惟有害
於作者其累於所爲作者之身亦不少矣一則曰有
所見而不欲擔當一則曰舊有嫌怒而因此修復夫
誠不欲自當則辭而不當有何不可而乃爲此屈曲
苟且之擧也况以不欲自當之事自脫而使人當之
者非甚不仁者不爲也平生行己雖不足言而乃若

所存則必不至如此也至於平日嫌怒之説尤不滿一笑愚於此友以地則喬木衡茅也以人則鸞鳳麏鹿也而猶且猥蒙以觀善見處謂之感恩則有之有何積嫌深怒生時含忍不言乃於死後因其孝子至誠之託反以爲逞憾之地也當初自謙自慊之實反爲自欺自汚之歸彼本家子弟則未必然而其他門下則聞甚呶呶矣嘗竊自解以爲朱先生嘗作東萊贊自他人觀之則可謂極其盛矣而漸中諸弟子未免有不平之意豈漸中尊師之意無有窮極而然耶抑朱先生亦有甚麼意思而致然耶朱先生果有甚麼意思則以此小子而有此嫫效者誠亦不必罪矣

因自撫掌而竊笑也仍竊自省當初遣辭之意誠出於自視欿然之意而亦不無過爲顧慮之意此正聖人所謂恭而無禮則葸之病也彼以爲不欲擔當者雖曰情外而此實有疑似之迹此則不能無追訟者矣然如使斷罪者平心而處之則亦不無公罪私罪之分矣如何如何荷謀忠之厚傾竭至此幸垂察而更下頂門之針千萬幸甚

龜山集終荷投示則何幸何幸若得原本則尤幸也因竊念論孟或問皆是辨析程門議論而別錄其本語爲一冊名曰集義於或問則但曰楊氏說得之游氏說誤矣蓋使後人考閱於集義也我東有或問而

無集義有同有綱無目之網其爲無用也甚矣朱先生當日辛勤用力之意豈亶使然哉昔年因使行欲購於燕肆則謂終不得可歎耳今幸有楊集如又得呂游謝侯諸先生集則雖無集義亦可叅考而或問終爲有用之書矣幸望執事偏求於文獻之家其不得者又購於燕肆則善矣若得五集皆具則採摭類聚更爲精義亦不甚難矣更乞執事留意幸甚

竊嘗記先府君癸亥初爲東道齋郎請填陵丁逃額於圻伯圻伯推諉不肯先府君據理更申辭甚直截圻伯怒題曰叅奉不爲侵虐則不逃先府君卽棄官

○此一欵不載於狀中未知何意也後便示之

又 戊午四月

他不敢及竊念此紙終不宜在此還在所在處早晚尹若告發當自彼中陳首以俟　上之處分是正當道理亦彼此事　君勿欺之義茲因一家人回納而亦不敢明言于渠耳賤疾益痼從此書問亦不可復矣不能不悵悒也

又 別紙 戊午六月

尹表彼自紛紛只得任他惟在我者未善則此不可不思耳○龜山集卒蒙投示則何幸如之速圖之望也勉齋集近頗云云想亦稔聞矣嘗竊自笑以爲縱使此集有十分明證彼爲斯文之賊者於朱子尚且

力攻自以爲功不在禹下况於勉齋何有焉然竊願得見未知或有周旋之路否呂游謝侯諸集果買於燕市如來諭之云則斯文幸甚切望執事力賜主張如何如何

又 戊午至月

時烈白私門不幸長女遽爾夭折悲念酸苦不自堪忍伏蒙尊慈特賜慰問哀感之至不任下誠哀苦之餘危喘僅僅而又聞時論益急山林麋鹿胡乃命懸庖廚文谷稍移近地天日漸邇兄弟不遠公私幸甚春兄誌文其慕用者猶嫌其狀德未盡其不悅者以爲專出於誣筆今承下教自信其知罪在此而可信

於後世矣今日事只有看書閱理是屬己者今所相勉豈外於是

又 戊午十二月

曾因仁同便承拜慰下書卽修謝復以附其便矣今又承十月十八日惠書兼有累牘別敎所警於昏惰者不翅深矣何幸如之時烈哭死之哀久而不已仍致疾病頓劇極知餘日無多奈何奈何竊瞷多少敎意年未及衛武蘧瑗而深有二賢之意矣他日所就其可量乎甚爲吾黨慶也荷眷深厚恃以傾倒還增悚仄諸牘妄以己意回稟早晚因便訂敎幸甚自餘歲遒加重以幸斯世

别紙

示諭和叔之言誠不可易之至論也曩在丙辰令姪仲和君所憂正亦如是每愛其言而嘉其志甚爲門闌慶也昔桓溫對王猛說關中豪傑未有至者先賢嘗笑其豪傑只在眼前而不識何處更得豪傑來執事於仲和不翅在我眼前豈以爲至親而私之耶好笑二閔雲路亦嘗自賀其吾黨有人矣程先生嘗言老而好學尤可愛此一番人庶可以當此矣先生又言志將明斯道於既絶而不懼其難者盖亦以爲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今日切磋成就之責竊恐不在於他人也易書當依朱先生說只以

卜筮觀之如潛龍勿用分象占以潛龍爲象而筮得
此象之人當勿用於世是則所謂占也如是看則有
意味有條理而不難讀矣如諸家之說固荒昧恍惚
不知其爲何等說話至於程傳則朱先生雖稱其眞
水不漏而亦病其與易不相干盖不以卜筮看而又
不分象占故也後學欲讀此書不可不先知此也切
能先博後約之說固出於先賢然其博也亦有次序
當先其易而後其難以至於無所不通然後眞可謂
博矣昔陳廉夫欲學易書朱子以爲莫若且讀詩書
論孟之屬言近指遠而切於學者日用工夫也此言
恐不可違未知如何

松江晚年所就非後學所敢妄議然以其旣高之年猶能向意於此事其所用刀不可謂全昧其方則其效亦豈滅裂哉沙溪老先生其交道終始不替不以人言而有所衰怠其必有以也夫
申靈川事沙溪先生遺稿中多有言及處矣至於文正老先生則不必專指靈川而泛論坡山門下諸公於黨禍後深攻松翁之爲未安矣仍曰黨禍後論議無如重峰沙溪云此皆時烈之所親聞者也
學術分裂之諭誠可慨歎其下所論必有學術然後方可爲一國一身受用之根柢者誠至論雖使宋時諸賢復生無以易此矣至於末端所諭與其有駁雜

之病無寧元無學術云者必有所激而發者而不敢
知矣然以義理言之則元無學術者固無足論而其
有學術者若悟其駁雜而致知力行而不已焉則終
歸於純且正矣爲今之計莫如語其無學者以必當
爲學語其駁雜者以救弊之道矣今日任此責者必
有其人矣

又 戊午十二月

日者原書外又有五幅別紙竊伏歎以爲此是古昔
不耻下問克勤小物之盛心也冒竭盲心還以請教
其封上蓋不八九朝暮也今復因玉山便獲拜今月
初六日所惠書恭審窮陰燕申神佑喜感且頌東洲

之會湛樂可想 隆恩無異於全活小臣之盛也盖
今日時輩以深文峻論激動 上意令 上殺之而
自脫殺人之名至於尹鑴以我爲王莽祿山而猶不
請誅滅此其意甚明矣 聖上聰明尚今無後命而
於文谷乃拂衆論而內移此實陽復之漸攢賀之心
豈是爲私耶所和感春賦極令人滌魂也讀至白雲
一句不覺血淚交頥此孰使之然哉嘻嘻悲夫此可
與俗人言哉歲序將換伏祝爲時加愛以膺多福伏
枕倩草惶悚惶悚

別紙

李初平

濂溪事狀既曰初平日聽先生之言二年果有得則其見效可知也後世固難得如濂溪然雖或有之而竊恐知而信者爲難也朱先生曰濂溪在當時人以爲官業過人有仙風道氣又曰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然則非但遇濂溪之爲難知濂溪者亦不易也

闒茸人不變

今日鄭澁人只以庶孽蔭官待之及聞時人說及松翁乃拂袖謝歸其視前日士夫自好者何如也澁固不俗者亦有不及於澁而能自守者太史公曰怯夫

慕義何處不勉今日益驗之矣

龜山見欺陸棠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況龜山乎來教所謂矯情飾貌之難信七字似未安此等人於矯飾時已爲小人何言其可信與難信歟賢者觀人之道不過心公而理明而已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朱子曰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以今日言之則其人封納告身之日其高何如而今日則簠簋帷薄皆不知可嫌其勉强之不可久而眞情之難掩也如此矣陋拙爲其所欺久矣追悔何及

本朝議論勝功名少

所引語類與本文異自自漢唐來止功名少是輔廣問也朱先生答云議論勝亦自仁廟後而蔓延於熙豐若是太祖時雖有議論不過說當時欲行之事無有許多閑言語也據此則朱先生之意可知也仍記丙子後有一名公謂弊宗宋參議國澤曰丙子知虜之必來而欲遣使以緩之則士論勝故朝廷亦不得自由以至於此此意思亦如輔氏之說然當時果用士論汲汲爲自强之策則萬一有撑支之勢雖其不能亦不失國亡君死之正而惟其士論不行故失此二者而但咎士論然則議論之所可咎只在於不爲

實事而徒爲閑言語者也若既不做實事而又無議論則是天理益晦而人倫益斁矣大哉　聖考顯宗論三學士之言曰三臣者皆踐其實不可謂好名也聖考此言豈漢高將三傑得天下之可比哉然則議論之不可少也明矣

王氏新經有好處

不但朱先生有所取於介甫之說程先生於祧廟之論亦曰終始高於世俗之儒世俗之儒蓋指司馬公也聖賢之心公蓋如此又青苗之法明道先生及朱先生不以爲不善矣朱先生又曰介甫不世出之資其爲人如此則其言之可取者何可勝數耶

禪院淸規㨾

禪院淸規㨾是緇徒敎初學規模也以上項陸子壽所言觀之則可見矣

小立課程

朱先生論讀大學法曰須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未通透時須敎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又曰昔尹和靖從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先生小立課程之意如此其精切矣

不帶性氣

性氣近於剛决來諭得之亦帶勇字怒字意昔楊億

初答契丹書有云鄰壤交歡眞宗註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億亟求解職眞宗曰楊億眞有氣性據此則性氣之意可知矣

要人知守眞實

誠之一字是聖學之始終也故論朱子之學曰主誠下此則勉齋所謂眞實心地溫公所謂不妄語是初學切要處推以極之則天道之不貳不息皆是物也其不誠實而只要人知者眞小人之用心也其不可相較而有所取舍也不翅天淵矣今來諭以爲只要人知得則無寧守其眞實心地之爲無弊歟此豈偶失於遣辭之際耶

體認自在

此論未發之心體而言盖旣曰體認則是屬於已發故龜山延平皆有是語而朱先生皆尚病之至於已發時體認其念慮之邪正而去取之則此切要工夫也

一向絶都無好人

此先生答黃勉齋之言也意先生病勉齋之一例攻斥使不得復容於士流故其言如此矣然先生於吳伯豐李誠父諸人其所以責之者深矣故嘗曰深爲世道人物惜也其操縱寬猛之意可見矣

元祐撩撥熈豐

如蔡確登車盖亭賦詩而元祐諸賢以此罪確使羣小皆懷疑懼而爲謀益深又諸賢自相攜貳以授小人以間隙此等事皆爲取敗之道也然哲宗意思本來不喜元祐元祐雖十分是當安得不敗哲宗初立所用卓子不好宣仁令換之不肯曰是爹爹所用是還用元豐意思宣仁大痛常常說與進君子退小人之道哲宗甚銜之遂激而一向用小人朱子說蓋如此哲宗既悦小人則雖宣仁尚且銜之其他又何說又小人以定策說微動其聽人君所甚惡者莫甚於此元祐諸賢安得而不敗今日漣漢正是如此國本未定之疏此今日奇禍之大者也可怕可怕今日告廟之論正是策勳之意

而人不覷破矣嶺南有柳元之者其子私告其父廟以希時人意可謂巧且深矣

聖人未嘗爲人所殺

舜之井廩湯之夏臺文王之羑里孔子之匡人皆有殺死之道然終於得免者豈天生之德故天亦扶持之耶然於其間亦不無人事與焉如舜之匿孔兩笠散宜生之美女寶玉孔子之微服亦其神謀聖智出於自然者則是所謂人事者亦皆天理也

罪己責躬不可無

朱先生曰悔字難說既不可常留在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着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

留滯旣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先生此言盡矣更有何說

學者好談當時務

朱先生曰學者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盖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以此論之則學者當知所擇矣

陵寢之請

小人之言易說而君子之論難合此古今之通患且孝宗雖有志於恢復而朱先生登對之初論復讐之義則不復聞聖語云盖木馬鐵杖其心雖切而其規模大體未能明徹故易惑於近規小利之言此所以帝王之學必以窮理爲先也

朱先生論胡邦衡

朱先生曰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澹菴黎渦之事誠是不可曉者也嘗見退溪文集有自謂數十年坑塹之語而晩年操存謹獨之功如此其至則初年小疵眞如太空之寸翳矣大抵人多是於初年有可觀者而末年放倒者故朱先生嘗曰天下之

士有名聲節行爲時論所歸者及要其所就而觀之
則始終大節眞可景仰者盖無幾人古人又曰保晩
節難然則與其有始而無終曷若始雖有疵而未終
之可觀也沙溪先生嘗問於栗谷先生曰晦齋退溪兩先生畜娼之事同鳳城之事又同而先生於晦齋則有不滿之意於退溪則不然敢請其故栗谷先生曰觀人當觀於成就之後退溪則皆是初年之事晦齋則在於晩年故吾所論如此云此眞是的當之論也
凡此所論皆是瞽見又極不當言者時有之誠感
執事傾心下問不敢有隱幸勿以示人如何且其
未當者還以見教則願以自牖其牖千萬至禱